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三十八

餘姚　黄宗羲　撰

甘泉學案二

太僕吕巾石先生懷

吕懷字汝德號巾石廣信永豐人嘉靖壬辰進士自庶吉士出為給事中復入春坊以南司業掌翰林院事遷南太僕寺少卿致仕先生受學於甘泉以為天理良知

本同宗旨學者工夫無有著落枉自説同説異就中指點出一通融樞要只在變化氣質故作心統圖説以河圖之理明之一六同宗二七同道三八為朋四九為友各居一方五十在中如輪之有心屋之有脊兼統四方人之心是五十也陰陽合德兼統四端命曰人極至於氣質由身而有不能無偏猶水火木金各以偏氣相勝偏氣勝則心不能統之矣皆因心同形異是生等差故學者求端於天不為氣質所局矣先生之論極為切實可

以盡橫渠之緼然尚有說夫氣之流行不能無過不及故人之所禀不能無偏氣質雖偏而中正者未嘗不在也猶天之寒暑雖過不及而盈虛消息卒歸於太和以此証氣質之善無待於變化理不能離氣以為理心不能離身以為心若氣質必待變化是心亦須變化也今曰心之本来無病由身之氣質而病則身與心判然為二物矣孟子言陷溺其心者為歲未聞氣質之陷溺其心也蓋橫渠之失渾氣質於性先生之失離性於氣質總由

看習不清楚耳先生所著有律吕古義歴考廟議諸書
巾石論學語竊為天道流行命也與心俱生性也在天
曰命在人曰性實一本耳前後五者皆性於已而命於
天世之人但知以前五者為人性而不知節之以天理
以後五者為天命而不知求之於人心故孟子謂聲色
臭味安佚之欲與心俱生人之性也然有本之天理而
不可易者君子固不謂由於人性恣然自肆而不思所
以節之於理也仁義禮智天道之懿一理流行天之命

也然有根於人心而不容僞者君子固不謂出於天命而不思所以性之於已也夫心即理理即心人心天理無非中者然性本人心而有不出於理者是形氣之私而非性之真命出天理而有不根於心者是拘蔽之妄而非命之正性命合一天人不間知而行之此孟子之所以亞聖也答毛介川

氣之存亡間不容髮一念之得則充塞天地一念苟失即墮落體膚是故孟子論養氣必以集義為事此氣流行生生不息是吾之本心也義與

心俱何以待集蓋忘助間之耳忘助人也勿忘勿助則義集人欲泯而天理流行矣程子謂勿忘勿助與鳶飛魚躍意同正謂是也答曾廓齋

此理此心流行天地默而識之隨處充足烟花林鳥異態同情俛仰之間萬物一體不言而喻若只恁地操持恐不免只是義襲工夫到底得聖門所為難耳同上

不覩不聞即吾心本來中正之體無生無弗生無存無弗存苟有絲毫人力便是意必固我而生存之理息矣故君子戒謹恐懼常令惺惺

便是生存之法（答戚南山）　天以生物為心生生不息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聚散隱顯莫非仁體性之所以與心俱生也循是出入是實有不得已而然者道之無內外無終始也直立天地貫始終內外而一之者人之所以為仁也毫髮與道不相入便是不仁便自不貫便屬滅息是故君子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皆所為以道仁身俟此命之流行也（答唐一菴）　天命之中無不包貫此吾心本體也此心同此理同其為包貫亦無弗同

流行神理豈有豐嗇厚薄哉惟其流行而既形焉於是二氣分五行判交錯不齊而理之神有不能盡然者矣非其本體之神有豐嗇厚薄也蓋陰陽五行適得其初則中中則心存心存則本體洞然而無所障蔽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其神固不改也陰陽稍偏皆屬障蔽偏陰知柔偏陽知剛其障淺薄者易化深長者難化及其化也淺薄者可盡而深長者雖功深力至欲其本體清明瑩然如初畢竟不能譬如濁水昏溷之極雖澄清之久

畢竟不如泉流初出山下之體也謂繫於所禀神理之數不齊雖得理氣合而不分然不免墮於理氣混而無別之弊與蔣道林

心統鄙說正爲發明性善本於天理其言偏仁偏義氣質等語緣只事指點病根之所從来蓋性統於心本来無病由有身乃有氣質有氣質乃有病有病乃有修是故格致誠正所以修身戒懼慎獨所以修道身修道立則靜虛動直天理得而至善存矣非以氣質爲惡性與性善待並出也同上

靜坐工夫正要

天機流行若是把定無念即此是念窒塞天機竟添一障且如平旦好惡與人相近與見孺子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盡屬動處何曾把定無念蓋一陰一陽謂道繼善成性乃是天則合下是個聖人之資禀天地至中至和之氣以生性道流行止於至善何動何靜只為吾人禀氣不免有偏勝去處旦晝紛紛客氣浮動念慮相仍盡屬軀殼間有良心透露去處也自混過旋復埋沒故程子靜坐之說正欲和靖於靜中透露天機庶幾指點

下手工夫方有著落其說實自孟子夜氣四端發揮出来雖然天德不可强見須涵泳從容不著一物優而游之厭而飫之恍然而悟悠然而得方是實見此則所謂莫見莫顯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只此意流行不塞便是王道吾輩但得此意常在不令埋沒即就日用感應正處識取亦得不必拘拘專任靜坐間耳與楊朋石

古今天下人才不相上下辟如倉公之笥藥食品類與今天下之甕之笥不甚相遠也而其生人殺人之功頓殊

察脉診病主方用藥有當有不當耳居今之時治天下之事苟使盡當天下之才挽回之勢當必有可觀未可遂謂今天下盡無人也與歐陽南野不肖妄意聖學嘗從諸賢之教作大公順應工夫日用應酬胷中頗覺定靜久久從容校勘雖有一二偶合去處然以揆之聖賢之道以為便只如此則盡未也因而不能自信反求其故又三十餘年始悟心同形異知愚賢不肖之所自生以氣質有蔽之心只持無念便作大公順應此其所以終

身由之而不可以底於道也答周都峰　昔人謂安土敦仁

天下一人而已蓋種種病痛都從自家軀殼上生試從

天下一人上理會東西南北到處即家進退窮通何往

非我如此省郤多少魔障答趙雪屏　來諭性無氣質知有

聞見氣質不能累性良知必藉聞見而後致愚不敢以

為然夫聞見者形氣之所感發也形氣不偏合下盡如

聖人隨感而應此雖紛華波蕩之中猶自無聲無臭上

天之載於是乎存而何聞見之與有若或氣質偏勝則

感應失中此其軀殼物而不化之氣暗著心體所以往往自謂聲臭俱寂而不知其閉目靜坐猶自墮落聞見學問思辨兀兀窮年終日終身只逐聞見上奔責良知之致又將焉藉哉竊見古來聖賢求仁集義戒懼慎獨格致誠正千言萬語除却變化氣質更無别勾當也復黄

損齋 易言直内方外通書言靜虚動直皆兼舉互言畢竟是有内有外有動有靜欲一之不能若固儱侗不分以為一則言靜不必言動言内不必言外言動與外不

必又言靜與內致一之功要有不在區區分上求同而有無隱顯通一無二乃必有道矣心也者陰陽五行之中也有無隱顯一以貫之理也孰非心者氣質偏駁則感應失中內外動靜不得其理而一之道病是故君子隨分致力直之方之虛之直之理得心存氣變質化無內外無動靜純一不二而學之能事畢矣然則存省之旨亦何病於致一哉世之學者不責支離之病於氣質而求一於虛直直方之間廼責支離於內外動靜必求

合於併於分以致一此其所以言愈神而道愈遠功愈密而幾愈離也（與黃滄溪）方今吾輩學問不可謂盡無豪傑之才真切之士出於其間只為學術欠明往往一出門来便以現成聖人認在身上却不去實反之身心極深研幾以求自得是以自謂物来順應而不知已離大公之體自謂感而遂通而不知非復天下之故所以中庸卒章既言學者立心為已而必繼之以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意可識矣（答謝顯）近與一

學者詩云直須對境無差錯方是山中善讀書仲木究竟此學有年方今嘗自視對境何如大學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今之為政者其當官未必盡不如古人要之其清其慎其勤緣只是做官曷嘗有保赤子之心在此所以雖極力綳把支持而卒不免於敝也答沈仲木

詩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只令吾子但有好惡念頭須從父母心中流出方是實學答趙敏行

竊嘗以奕喻之義畫八卦是棋盤

定局文王八卦又說出一個行路車是直行馬是日行象是田行之類周易六十四卦如對局下棋又說出一個棋勢變處是如此時要如此行是如彼時又要是如彼行雜卦傳却是發明周易卦變只是一個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是故六十四卦者三十二卦闔闢之謂也有吉有凶有消有長有進而存有退而亡是故剛柔憂樂與求見雜起止盈衰之類種種不同而其為一闔一闢一往一来無非道之變動夫子觀時察變其於易

也思過半矣答詹孟仁　太極之極即下文陽極生陰陰極生陽之極極處便是生處此陰陽統會之中所謂天地之心不能不靜之間是也故言易有太極陽爲陰根陰爲陽根一理流行生生不息是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故言太極本無極也答葉德和　種種計較利害得失之私都向氣質上生德性用事百般病痛都消是故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直則直讓則讓只有面前一個道理咼嘗有個直之不可讓之不可道理在昔日太王

避狄何曾生著一個讓之不可之心世守勿去何須多著一個直之不可之心讓之不可直之不可畢竟是計較利害得失之私氣質所生也同上　古人無入不自得境界元不是一切丟放度外只求一快活便了其曰素位而行千緒萬端物各付物不知有多少條理在反身循理莫非天則流行之實活潑潑地有絲毫人力不得而與焉者此之謂自得這個境界若不由戒懼慎獨格致誠正上得来恁他說何活潑潑地若丟放得下便是

强自排遣同上　天理良知本同宗旨誠得原因著脚則千溪萬徑皆可入國徒徇意見不惟二先生之說不能相通古人千門萬户安所適從今即使子良知天理之外更立一方亦得然無用如此故但就中指點出一通融樞要只在變化氣質學問不從這上著脚恁說格致說戒懼說求仁集義與夫致良知體認天理要之只是虛弄精神工夫都無著落同上　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則也天則流行陰陽未有

偏勝闔闢往来本自生生不息形聚質成軀殼氣生陰陽交駁志以氣行而天道或幾於息矣以故一旦軀殼既敝積陰不化之氣不可反升於天依草附木為鬼為祟頓令此身飄流散落弗獲歸根復命與草木同朽腐而已矣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繼善成性不以生存不以死亡生生化化通乎死生晝夜而知者歸根復命之謂也雖謂之不死可也釋氏說法度人宗旨不過以蘊空之說為根本聲音之道為

作用不落鬼道爲法門今所傳心經字母其本教也而其爲末法又不過窺見世俗積惡任氣死則物而不化欝陰愴悽游䰟如夢直以鐃鼓聲音散之是驅之速於滅亡而已豈有所爲聖賢安身立命之道哉予昔爲太僕時直宿隷告以夜中有鬼投石隷舍終夜不息隷舍之西爲亭池空地直繞衙後予視之見有空房一直幽陰閴寂蓋人跡所不臨之地予問此何房有老隷密告以故予曰噫嘻積陰聚而不散以聲音散之當止乃令

直夜敲擊帮鈴呌噪其中旬日之間鬼不復投石予豈嘗修齋念佛效法超度邪聲音散之已焉耳（答祝介卿）道心惟微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聲臭皆屬氣質為輕躁為怠忽粗率浮動百孔千瘡皆從此發危莫甚焉是故精者不粗之名一者不二之名不粗不二更無聲臭可言氣質變化而天載存矣執中之道也（答葉德微）予年十八九時切慕聖賢之學日涉蹊徑旋開旋塞一日讀延平語録教人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予竊嘗試之積日

累月稍覺氣質漸次清明問學漸次得力是故喜怒哀樂未發豈真寘然無覺之謂也茍真寘然無覺則戒慎恐懼孰其尸之白沙曰戒慎恐懼閑邪存其誠而已是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誠之不可掩也曲能有誠推而致之形著動變誠斯立焉至誠之德著於四方悠遠博厚高明而一本之道備矣是故不知反觀不可與語於閑存不知閑存不可與語於戒懼此吾儒存省思誠之學與異端枯寂蘊空毫釐千里之辨其曰喜怒哀樂未

發前氣象非可觀者幾何其不流而爲虛無之續也李靜齋槃奬序

一友曰日用應事只從心之安處便是良知又一友曰予往於心之不安處求而得之東廓曰良知者心之真知也天然自有之中也良知發於心之所安固也非其所安之正而發也者非心之真也發於心之所安固也非其所以不安之正而發也者非心之真也皆病也氣質誘之也是故戒懼慎獨之慎從真學者只常常戒慎不離無分寂感一以貫之此其爲致良知而

已矣東廓先生文集序

廣信婁一齋先生受業康齋之門歸與其徒論學饒陽永豐潘夏二先生遊焉潘德夫方正嚴毅終日終身出入凖繩規矩夏東巖則性度春和涵養純粹人以明道方之懷嘗謁先生於家先生飲之其姪貞獻新釀秫酒請為令先生時方督學山東笑語懷曰某此去不能為新奇酒令但循古套行酒期於浹洽不亦可乎先生兩楹對語有天人一處須由敬内外忘時始是仁之句先生指謂懷曰某平生問學只此二語

是用功最得力處東巖文集序　聖人之道在心心之道在天地天地之道見於陰陽陰陽之道著於易河圖之數易數也而天地聖人之道存焉是故易有太極太極者天地之心陰陽所始實無始也陰陽所終實無終也一理動靜兩儀肇分一二三四五水火木金土生焉六七八九十水火木金土成焉生者為動為陽為天成者為靜為陰為地動陽之陽一二為太陽陽之陰三四為少陰靜陰之陰六七為太陰陰之陽八九為少陽中分二

儀橫列四象一變一合八卦相盪天太陽之陰一水生象乾太陽之陰二火生象兌少陰之陽三木生象離少陰之陰四金生象震地太陰之陰六水成象坤太陰之陽七火成象艮少陽之陰八木成象坎少陽之陽九金成象巽天卦四地卦四一六同宗位北水二七同道位南火三八為朋在東木四九為友居西金陽極於五陰極於十如輪之在心如屋之在脊合之有中分之無迹兼統四方有極無極土之所以成始成終太極之象也

方其天道流行動而生陽一二三四陽動斯極太極生陰造化萬物陽變為感應隨陰合洪纎髙下各肖形色六七八九四陰一氣地道終事陰極陽至天根動萌精純粹美是故心生形成萬物咸備少陽木之性仁太陽金之性義少陰火之性禮太陰水之性智信兼四德五性是具心統性情道根天地乾道為性坤道為精是故仁之端惻隱寛裕温柔有容少陽木之應也義之端羞惡發强剛毅有執太陽金之應也禮之端恭敬齋莊中

正有敬少陰火之應也智之端是非文理密察有别太
陰水之應也剛柔之中陰陽合德兼統四端命曰人極
人極者心也是故知覺運動不足以盡心陰陽有統剛
柔有中三極一本原始要終心之則也是故禽獸蠢類
有知覺亦有運動生同大原成襲偏氣陰塞陽拘識心
私巳草木之無知識偏塞之極也人亦物也動静變合
周流復始陰剥陽生虚含萬理此其形合神存靈通知
類也然陽奇陰耦天清地濁陽以陰成天從地作游氣

因依互有純駁純者聖駁者愚心同形異是生等差故木多偏仁金多偏義火多偏禮水多偏智陽多偏剛陰多偏柔多微者偏多甚者惡五性感動弗由於則人心妄天理塞此其所以去禽獸蠢類不遠也是故善學者恒求其端於天正心正此修身修此擇善擇此固執執此理得心存氣質變化行此四德徹上徹下無餘欠無假借天人同歸死生晝夜孟子言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修身立命至矣哉心統圖識

侍郎何吉陽先生遷

何遷字益之號吉陽德安人嘉靖辛丑進士除户部主事歷官至南刑部侍郎萬歷甲戌卒年七十四先生從學於甘泉京師靈濟之會久虚先生入倡同志復之先生之學以知止為要止者此心感應之幾其明不假思而其則不可亂非止則退藏不密藏不密則真幾不生天則不見此與江右主靜歸寂之旨大略相同湛門多講研幾而先生以止為幾更無走作也其疏通陽明之

學謂舍言行而別求一心外功力而專任本體皆非王門種子亦中流之一壺也張鹵疏先生撫江右不滿人望惜哉

吉陽論學語自釋氏出儒者襲之相率以虛為知而卒無以體物獘亦久矣近代致知格物之學復明學者類知求諸應感之幾以順性命而成化育於是天聰明之蘊庶幾為天下利而空寂窠臼若將摧而易之由孟軻氏以來未有臻斯旨者蓋孔門遺意也此義既明誦說

漸廣世之學者乃或不能究其微而高明之士又益過之承接依稀之見自信當下侈然以為流行而反之天則往往疎漏粗浮將使明明德於天下之學又復一晦而彼空寂者流反將以其所獨至者掩之此豈致知格物本旨哉予嘗遡而求之道有本末學有先後大學教人以知止為先而後定靜安慮由之知止而後能定靜安慮者致知以格物也定靜安慮而後能得者格物而後知至也是故知止之義雖高明之士有不能舍之以

徑趨者甚哉聖人為學者慮至深遠也止者此心應感之機其明不假思而其則不可亂善而無善所謂至善也有所不止焉思以亂之非其本體也是故聖人亟指之而欲以其知及之信其本無不止之體而究其有所不止之由即感應之間察流行之主使所謂不思而明有則而不可亂者卓然見於澄汰廓清之餘而立於齋莊凝聚之地是則知止之義蓋致知格物者所必先而聖人之所為亟指也由是而定靜安慮其為消融長裕

雖甚敦篤精密思以效與能之才而不可廢然非知止抑孰從而竭之蓋不知止則其思不一其思不一則其主不藏其主不藏則其幾不生其幾不生則其則不見如是而曰定靜安慮皆誣而已學焉而不得其旨其流未有不至於漫焉以自誣者夫以梏亡反覆之體侈然於感應之間而欲責其當下流行之幾以充致知格物之量是索照於塵鑑而計溝澮之必江河也惡可得哉彼高明之士苟能反身而絜比之亦可自悟矣贈滄守胡子序

陽明之學要於心悟而取撰於致知將以探言行所本闢夫滯見聞而習度數者之非而究其知出於自然亦以信其所不息而擴其所必燭彼舍言行而別求一心與夫外功力而任本體皆非其旨也嗣後一傳百訛師心即聖不假學力内馳見於元漠而外逃失於躬行後生不察遂謂言行不必根究而聖人之學不足達於用由是繼之以畔夫良知曰致蓋必舉其靈晰圓神出於自然者恍然澄定於廓清凝聚之餘而日見其參立

於前而後養以長裕漸以銷融使其精微中庸皆將畢於竭才以幾渾合如是則所謂心悟者非百倍其功不可入而至於長裕銷融固未嘗忘所有事也此豈無假於學哉龍岡摘稿序

理一而分殊知先後者其庶乎知止始條理也立主宰以統流行非遺外也先立乎其大者爾定靜安慮終條理也流行中精此主宰非離根也致其用焉爾儱侗似理一防檢似分殊違矣哉然則奈何曰由知止焉精之而已矣　知者行之主行者知之用

良知良能其體一也致知格物其功夫亦一也學者能使其明覺之幾歸於精實則知行一矣虛見非知也襲義非行也二之故也二之者離其體之謂也故立本以利其用君子務焉　成已即能成物非推也傳有之有諸已而後求人無諸已而後非人奈何曰道有本末學有先後始也盡其性而物體焉所以道之也既也察諸物而性盡焉所以齊之也齊而不道謂之無本霸術是已道而不齊謂之遺末二氏是已有始有卒聖學其幾

矣乎　周一已之善仁歟贊一世之化知歟天地萬物有根竅焉往古来今有宗統焉君子中天下定四海仁知之事也乃所性則不與焉此子頭柄全其為人之道而已故人也者天地之靈也萬物之命也往古之藏来令之準也知此謂之知學信此謂之信道　學必有見見不以默是神識也非性之明覺也學必有造造不以深是襲取也非性之真養也學必有措措不以時是力矯也非性之動以天也性者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見而

無見是為真知造而無造是為實諳措而無措是為當幾故習以學者不離乎節槩名義勲庸藝文之間而不得夫節槩名義勲庸藝文之迹此於其質不已化而趨於中乎 居仁由義窮居即大行也視達道何損焉成器而動大行即窮居也視求志何加焉 夫學性情而已矣不怨不尤孔子所以學天也不遷不貳顔子所以學聖也 性天命也弘之存乎人不慮而知其誰命之故不信天則學無從不竭人則道不致知天焉盡矣

人我立達天所為也性其仁乎然立達不先近無可取譬能此乃謂求仁遺已急人非天所為爾故求仁莫先反身　退藏於密神智出焉惟洗心得之乃見天則天則無本末然其主不藏則其幾不生退藏其至乎洗心要矣　造詣涵養皆自見始忘見而修以身至之日虛日新不見其止造詣極矣涵養奚俟焉即見為守不可語悟以是為涵養末矣　生之謂性原無對待克伐怨欲之心即惻隱羞惡之心只從不慮出来則為性從軀

轂上起則爲妄顔子不絶妄念只妙悟此性性性生生則雖習心未淨自無住脚處如此乃能立本經綸知化育也務絶念并本来生機一齊滅熄遂使天地之化都無從發生安得爲仁

明儒學案卷三十八

明儒學案卷三十九

餘姚　黄宗羲　撰

甘泉學案三

郡守洪覺山先生垣

洪垣字峻之號覺山徽之婺源人嘉靖壬辰進士以永康知縣入為御史轉温州知府閒住歸凡四十六年而後卒年近九十先生為弟子時族叔熺從學文成歸而述

所得先生頗致疑與精一博約之說不似其後執贄甘泉甘泉曰是可傳吾釣臺風月者丁未秋偕同邑方瓘卒業東廣甘泉建二妙樓居之庚申甘泉約遊武夷先生至南安聞甘泉訃走其家哭之越兩月而歸先生為體認天理是不離根之體認蓋以救師門隨處之失故其工夫全在幾上用幾有可見未幾則無見也以幾為有無接續之交此即不睹不聞為未動念時獨為初動念時之舊說也不知周子之所為幾者動而未形有無

之間以其湛然無物故謂之無以其炯然不昧故謂之有是以有無合言不以有無分言也若自無而至有則仍是離根之體認矣先生調停王湛二家之學以隨處體認恐求理於善惡是非之端未免倚之於顯是矣以致良知似倚於微知以知此理以無心之知為真知不原先天不順帝則致此空知何用夫知主無心所謂不學不慮天載也帝則也以此知為不足恃將必求之學慮失却道心之微則倚之於顯者可謂得矣得無自

相矛盾乎方瓘字時素號明谷初從甘泉於南都甘泉即令其為諸生向導甘泉北上及歸家皆從之而往以學為急遂不復仕

覺山理學閒言學者覺也夷惠謂之心安則可謂之悅則不可蓋悅重知不重行知通乎行故悅行亦悅也行局乎知則雖知亦未免為障耳白沙之見端倪於悅近之

父母根也根孝弟是不離根發生處故生生之謂仁舍此便是無根之學仁義禮樂何實之有　君子去仁惡

乎成名非成君子之名也古人名即是實仁是體名是事安仁利仁是體處約處樂是事　萬殊一本是理理一分殊是功分殊即在理一中有感應無分合内外兼該是貫處蓋一則内外兼該也若云以一理貫萬事是二之矣　忠是體恕是用否曰不分體用皆於感應上見之體則無可言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行之即忠也　天道無名而忠恕有路故曰違道不遠然於命脉則一爾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心一也在居

處為恭在執事為敬在與人為忠日用只此三者中間更無空間間斷便得仁體流通　下學上達至淡至簡豈人所可與知惟自知之惟天知之天知即於自知中見之天人二途中間更無别路去人所以還天人所不知者即天知也　行不貫徹恐於事上著了脚故有礙子張問行子貢問行夫子惟告以忠信與忠恕忠恕流通即自無礙脚處　設無此身何意之有為其有身也故人已形而好惡之意起焉是已與人流通之關鍵也

通則格不通則不格通則格乎天地不通則否塞消亡

知者察好惡而開意之金鑰也知則覺而軀殼忘矣故意有善惡知則惟有善而無惡知善知惡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如何曰知善知惡真知也即真知一路致之以通格乎物若添為善去惡二字似又加一轉身致與格二矣　慎獨誠意皆喜怒哀樂上消磨不落虛見

戒慎不睹不聞須從大志顛上未接物而本體自在已接物而本體自如不涉覩聞乃戒懼也　戒懼不覩不

聞猛然一爐真火自然點雪不容　喜怒皆天性流行少離體便是遷便是出位遷對止而言觀於未發之中不但是怒時忘怒觀理　從人欲上起念便踏危機從天理上起念便踏安機機動之初自以為細微可以僥倖無事故忽忽為之遂至於不可止不知害已在其中智者只觀理欲於毫芒而利害不與利害展轉則昏塞愈甚　言顧行行顧言顧不在言行而在體認天理一顧俱得　經綸大經其大不在功業而在此心心無私

則日用細微皆大經也　無惡於志譬如日月著不得纖翳故能無聲無臭　志在幾先工夫則於幾時原非起念　不能而教不言而信本體全功不分動靜　孟子不動心在集義有事上告子不動心在不動心上不得勿求是欲效廓然而實私也歸之內焉耳矣彼長我長彼白我白是欲效順應而實逆也成之外焉耳矣是內便非外不得勿求便彼長彼白一病也　勿求於氣是持志而志與氣二故曰志一則動氣氣一動即心動

矣孟子之養氣是志至而氣與志一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氣安即心安矣蓋心志皆氣之所萃故不動氣者是不動心之要訣也　不得勿求似不動心而實病心似物各付物而實外物　志氣一舟也志至氣次是有舵之舟運用伸縮只見舟不見有舵氣一動志斯無舵矣志一動氣執舵而用之者非其人也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於天地絪緼時觀之無理氣分合處　孔孟言敬言集義言精一博約皆是渾流片段工夫不是逐事

逐時照管有時事者感應耳常寂常感　助者無根之謂集義工夫止於根上著力則雖奮迅勇果亦是生意震發驟謂之助不可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此情字是繼之者善善字上來忽然之間真情發見即繼之之意若施之事為離幾已遠其情不可得而見矣　平旦未與物接無好惡可見而何以曰與人相近只是其氣清明無所好惡便是相近　舍生取義以生與義並論是不得已喚醒常人語若在賢者則真是生順死安論

義理不論生死豈有身與義對者放者意也非心也求之者心也致知之事也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以心使心非矣　盡性無工夫工夫在盡心上　吾人與萬物為體身之精靈萬物之根也反身而誠天機流行發育萬物故樂仁體也　行之著是生機露習之察是生機精到神處　楊氏為我人自為人物自為物牛自為牛馬自為馬而不以我與之是亦物各付物而實出於意見故無情　子莫執中是事上求中事上豈能有

中來嘗記呂涇野馬西田崔後渠過朝廷香案一曰下馬一曰虛位講論未定其一曰予一脚下馬一脚不下如何可知執中自是無此理　命之流行有剛柔純駁而生生之本未嘗不在故剛柔純駁可以言偏而不可以言惡　道無不在隨位而在三百八十四爻總是一個思不出其位故曰位當位不當古人身無間也　問定性曰率性之謂道率性而行便不消言定定亦率也非率而定雖定未免有病　心不入細微還從聲色利

名習見粗處蔽之　分殊在理一上流行如水各滿其器然　禁止矜持雖非善學然亦有可用之時與截瘧相似一截則元氣自復　天地之塞吾其體無欠缺處即是塞知此則知帥矣不必更見有塞體段　風波不起本體和平自在　無知而無不知有無一體老子恃其所不知以為知其知猶有著處蓋退以為進也於寂體不似　變化氣質亦須有造命手從天命上轉透

思慮不定何在曰只為心中有物在爾吾人居常有思

做盜者否以其無此念也須廓然坦然強把著不得
問視聽為氣聰明為性何如曰視聽氣也亦性也視聽之聰明氣之粹而性之正者也以視聽為非性則形色天性非矣　思從意起則滯思從心體則通　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　人處大運中吉凶悔吝無一息暫停聖人只隨地去看道理亦無停息所行有滯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其智益明　若要撥開頭上路先須推到面前墻面前何墻墻在吾心耳心不蔽

則家國天下皆在吾格致中矣故物格意誠而心廣體胖　朱子謂儒以理為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為不生不滅夫理因神識以發儒豈能外神識以自存者但我儒理與神識為一物而釋之神識恐理為之障耳理豈為障障之者意也　體認天理是不離根之體認　人只能一心一路如九河就道滔滔中行更無泛思雜念未應則此知渾然與物為體既應則此知粲然物各付物若云意之所在謂之物似有無知無物之時其為物

不二與萬物載焉只是一物　五行相資相濟一時具備所以純粹中和而能為四時之消息流行也有微著而無彼此有偏全而無欠缺若謂春夏秋冬各以一物自為生克勝負謬矣蓋消息即是生克也　變化氣質不如致良知之直截何如曰是當下頓悟之說也人之生質各有偏重如造形之器亦有志至而氣未從者譬之六月之氷安得一照而遽融之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夫子亦且不敢如此說故其變化直至七十不踰

矩　東廓嘗云古人惜陰一刻千金一年之間有許多金子既不賣人又不受用不知放在何處只是花費無存可惜　婁一齋高冠佩劍所至傾仰至姑蘇桑悅來訪引僻書相難一齋未答悅曰老先生德性工夫有之道問學則未也一齋遂不與語　陽明嘗朗誦孟子終篇學者問之曰如今方會讀書一讀書去能不回頭尹先生曰耳順心得如誦已言　吾人心地常使有餘格地步常使有餘閒隨吾所往自然寛博有容平舖自在

事變之來是非亦可照察不可竭盡心力彼此俱廹廹窄窄無展布處　大事小視之則可以見大變事常視之則可以處變若小而為大常而為變則不惟來叢脞之失而且有多事之害　人之聰明各有所從發之竅精於此或暗於彼故聖學專從全體上不在聰明陽明云果是調羮鼎鼐手段只將空手去應副鹽梅汁米之類不患其不備也　聖人亦何嘗有過人的念慮有過人的事功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滿眼生意竹頭木屑

皆家計也　被事占地步多只是心狹　至善無形何物可止不動於欲天則自如止水無波是也　不以軀殼起念即一念天下歸仁　學者無天下之志即是無為己之志　念從知轉則念正知從念轉則知忘　明道獵心原不成念故謂之過吾人有過便連心撥動故謂之惡　此心流行之精而有條理可見者為文威儀動作猶文之表末耳故惟精惟幾為博文　先輩語言須虛心細玩不可輕忽置去一擔黃連通喫了方說甜

語　百姓與知何以謂之日用不知曰百姓之病無根之病百姓之善亦無根之善主宰未立學問未講故也

有起念處即便有斷念時　感應是有物時見不是有物時起起則有生滅矣真知脫悟自然必照　日食之時以扇作圖圈承之其地影之圈亦隨日體盈虧以為偏全可知本體不足雖垂照廣徧終是偏也　自私者必用智　明道曰性靜者可以為學性靜便近本體非惡動也　以公言仁不足以見仁體以惺與覺言仁

不足以見仁之全體惟夫子以愛人言仁周子以愛言仁仁之實理自在不必更説是仁之用又添出一個心之德愛之理　心之虛處是性否曰惟真虛斯能與天地萬物同流虛即性也然性無虛實　天地無心却有主宰在牛生牛而不生馬桃生桃而不生李要亦天地生生變化只有此數而已　真知流行即是知行並進

幾乃生幾寂體之流行不已者感而遂通妙在遂字易之藏往知來俱在此中誠神幾也生幾須存誠爲主

工夫不難於有事無事而難於有無接續之交於中蓋有訣竅焉志在幾先功在幾時言志則不分有事無事而真機自貫如大學所為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皆真機也善幾著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顏子知幾先天之學今之學者止於意氣作為上論志不於天行乾乾主宰上論志非志則幾不神非志非幾而欲立未發之中於未應之先以為應事主而應之者無心焉非影響即虛見所謂體天理者豈是事物上推求

豈是意念上展轉只從生機上時時照察幾是則通體皆是幾非則通體皆非蓋幾者性情之流行通乎知行而無息者也　學者每言無知知是虛靈開天闢地生生不死底物事窮神知化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是到無聲臭無可言處未至於此豈可便說無知恐不免於信心妄用耳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類天無偏而地氣有偏然天至於生時即已入地氣矣天氣須從未生時觀来　人之過各於其黨黨生於性之偏豈惟食色雖

佛老楊墨皆於吾人虛體仁義上偏重之亦不是性外
㝉来物事無形安有影　道在求自得爾靜體渾融虛
通無間原不在喧寂上故有用博約如有所立者有用
黙坐澄心體認天理者各隨其資稟方便以入其言靜
以養動者亦黙坐澄心法也不善用之未免絕念滅性
枯寂强制之弊故古来無此法門然則如之何道以自
然為至知其自然動不以我斯無事矣故學在知止不
在求靜　慎獨是靜功是動功曰言靜言動又恐學者

於動靜時便生起滅惟幾則無間一體故也　問致知有起處如何曰知無不在致之之功則在於幾時蓋幾有可見未幾則無見也夫其所可見即其所未見者耳故致所見而其所未見者在矣動靜無有一體　氣質變化有要否曰枯槁之發生以陽氣質之變化以知知透而行至渣滓融矣故曰陽明勝則德性用乾道也如雞抱卵亦然　人之才智聰慧不同莫亦繼善原初帶來否曰非也猶之生物然濃淡華素色色各别者地氣

耳天無形地氣有形人之質稟軀殼地氣也故學求端於天

論學書精粗一理顯微無二故善學者從粗淺入細微不善學者從細漸成議論實用功者從日用察鳶魚不實用功者從鳶魚成虛見此中正之道所以難也答甘泉

恒竊以為戒懼事迹之功易而戒懼念慮之功難戒懼念慮之功易而戒懼本體之功難夫戒懼乎本體者非志之主宰不能也此處果無隱處亦無懈時顧在人

自作之耳近時謝惟仁有書論今人只於義理上論學不在合下工夫上論學只於學上論病痛不於已志真切上論病痛又竊以為今之學者止於意氣作為上論志不於天行乾乾主宰上論志所以終未有湊泊處東廓

東廓

竊念此生真惟有此一念可以對越上帝細細條飭猶是掩善著惡地面縱饒此身全無破綻畢竟於仁體乾體上無干也噫乾道之學如百年鮮有聞者自道丈發之而吾人猶以大人之體翻為童觀之窺乃遂謂

之曰儒其自小也甚矣寄鄒東廓

格物即精一工夫柬黄久菴

心齋之學同志每以空疎為疑近得執事所論修道工夫小物必謹則發心齋之藴非執事而誰第於不睹不聞另立見解尚與區區之意未合夫不睹不聞性之體也惟其不睹不聞故能體物不遺體物不遺即率性之道也人惟有此不睹不聞體物不遺之體而或不能不以忘助失之故戒謹恐懼所以存於此身猶之曰修身修心養性云耳非謂必有一物而後可存養也今曰

性如明珠原無塵染有何睹聞著何戒懼故遂謂平時只是率性所行及時有放逸不睹不聞然後戒謹恐懼以修之夫既如明珠矣既無塵染矣不待戒懼矣其所謂放逸者又何從而有之而又知之所謂率者又何事守平時無事難以言功止合率性性本俱足不必語修則誠似矣然物交知誘非有戒懼存於其間則其所率所謂道者果知其為性道之本否乎果如此說非惟工夫間斷不續待放逸不睹不聞而後修其幾亦緩矣知

及仁守莊莅動禮此夫子自内達外示人以性道全體合下便是合一用功非謂有知及仁守而又有莊莅動禮也君子終日乾乾忠信進德修詞之誠聖賢以此之教吾人尚爾悠悠動輒見過若謂只任自然便謂之道恐終涉於百姓日用不知區區為此說者非謂率非自然也慎獨精一不容意見之為自然者自然之至也答顏鈞

戒懼不睹不聞只觀主宰不論體段只求致虚不論著力内省不疚無惡於志志者主宰也剛健純粹通

一身動靜隱顯而運用之若云真有所見則影響其將不免矣炯炯靈靈中中正正之何物乎在目乎在念乎非目非念何見乎此恐未易言也答徐溫泉文清　未感之先別無可言惟有一真志在耳故鄙人嘗謂志在幾先而功在幾時志從好學有之幾從好學得之故夫子獨稱顔子惟好學又曰知幾其神乎非志則幾不神也非志非幾而影立未發之中於未應之先以為應事主而應之者無心焉非影響即虛見與葛洞岡張連山鄭浣溪諸友　善學者

事從心生故天下之事從心轉不善學者心從事動故吾人之心從事換只在内外賓主之間非天然之勇不能也答謝特峰銓 非生機呈露條達而據為之真志且曰是能立焉恐猶之意氣所發誠偽由分非可强者世緣仍仍機竅便熟道家所謂今之學道以天理為門庭以人影為行徑斯亦對證之劑如何答程介齋 聖賢之怒從仁上發故善善惡惡皆仁之用吾人之怒從已意上發故忿懥賤惡皆氣之動此理欲所由分也今執事只當

理會仁體理會自己分事則性静感寂相去不逺若於怒時觀理蓋為未知用功者設此法門如知仁體則已不必言此矣答謝子録

昨遽以甘泉翁集序上請蒙不見却復賜教云當知湛王二公之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吾人又當自知曽於二公異同處用功孰得孰失誠為確語愚固自審之矣慨自慎獨之旨不明於天下雖曽力行篤信師法古人猶謂有不得預聞於道者自二公以所不睹不聞性之體發之學者曉然知天德王道真

從此心神化相生相感不復落於事功形迹之末其有功於後學不淺此非其所同乎雖然其所同在此而其所異與吾人用功之有得失者亦在此何者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聖人之學脉也於微顯處用功内省不疚無惡於志又進而敬信渾然至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以復此顯微之體此聖學工夫也夫方工夫本體講論大明之時而猶異同明晦終有未盡合者固由於學之不善其亦救偏補弊之過有以致之與陽明公之言曰獨

知之知至静而神無不良者吾人順其自然之知知善知惡為良知因其所知而為善以去惡為致良知是於行上有功而知上無功蓋其所謂知自夫先天不雜於欲時言之是矣至復語人以不識不知及楊慈湖之不起意為得聖學無聲臭命脉一時學者喜於徑便遂概以無心之知為真知不原先天不問順帝之則如尊教所為任性而非循性者是過懲意識之故也故嘗謂陽明公門弟之學似倚於微而無失之倚非良矣愚故尊

之喜之取以為益雖嘗學焉而未得也甘泉公竊為此
懼乃大揭堯舜授受執中心法惓惓補以中正之語故
其言曰獨者本體也全體也非但獨知之知為知乃獨
知之理也纔知即有物物無內外知體乎物而不遺是
之謂理即上文所不睹不聞之所下文未發已發之中
和末章上天之載是也中庸不云或學而知之乎之者
達道也理也學者致良知也致知而學以求知此天理
是乃致知在格物君子學以致其道之謂若謂學以致

此良知斯無謂矣後來學者因有執中之說亦惑於感應之際舍初念而逐善惡是非之端以求所謂中正者恐未免涉於安排而非性體之自然故嘗謂甘泉公門弟之學似又倚於顯而有失之倚非中矣愚實尊之信之視以為法雖嘗學焉而未至也顯之失尚有規矩可循微之失則漸入於放而蕩矣雖然微之失未必無所由起而顯之失乃誠吾人之不善為擇也忘助俱無中斯見矣擇斯得矣夫忘助俱無者非心之規矩乎雖云

正心本於誠意致知然良知不能為一身主宰其所以致知擇中而為一身主宰者在心故堯舜開心學之源曰人心道心夫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謂仁與良知天理非心不可然心者實天理良知之管攝也求之心則二公之異同亦可得其一二矣其可併以支離病哉乞訂證數言以俟百世答徐存齋閣老　必於未感之先而求心事相關之處則已涉於起意未免反為心病明道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能順應處即相關處矣以心應

事猶是心小答永嘉陳生旦危大也人心爲形器爲費道心爲義理爲隱答白齋弟圭時時未發時時已發之說似大儱侗不如還是未感寂然不動已感油然遂通寂然不動無時節内外感而遂通有時節而無内外無時節内外故流行昭著不已之本體不可見而有物所謂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有時節而無内外故流行昭著變化之妙用可見而無因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答子明叔嬉動静體用緣只是本體流行如春夏秋冬非謂必以静

之體而致用也語默感應運而不已何者為先何者為後若謂之默以為語體當其默時復何用語當其語時於默何功惟不知周子之所謂主靜云者實因無極示人以無欲本體決不為妄動累耳答葉生嘉泰

泉翁嘗語僕云有聖學之省察有賢學之省察賢學省察猶去草於地無由乾淨聖學之省察如去草於田草去而苗物之生意暢然矣蓋有我與無我而路徑之有廣狹故也有我者意見也知識也如原憲由張之類是也其他私

欲種種者不論矣然以有我之心而去其礙我者終是有有我在其為路也隘其轉動也難及其成也修念之學是已張子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大心者見大也見大則全體之真志在而意見知識廓然矣日用酬應由真志不由有我其為路也廣其轉動也易此顔子所以為仁能由己聖學也復趙石梁

云既知良知為入道端倪安得不歸之以寂似非陽明公本旨陽明云盖謂此知本寂本感本密本神既天命之性所不覩聞之獨亢

塞宇宙上下古今横飛直上入知出愚為道之全體不但端倪而已又何寂之歸乎總之子思只言知不言良孟子以後造端言良造詣言知今則自陽明公良知之說起好徑者不察而競趨之而後良知與知混襍而無用而知之德已矣知已而後修德凝道之學晦答張道亨先達

天理人欲從子思中庸看來只於中與太過不及別之中是此物過是此物不及亦是此物學者只致其中斯天理自存豈有中在是而又有太過不及二者退於

兩旁之理故曰惡亦不可不謂性　自天則謂之天命自人則為之修道戒慎恐懼即是真心即是天命本體流行而云戒懼以養不覩不聞之體自修道者言之義未盡也識得只消言修己以敬言戒慎恐懼識不得則雖云不覩不聞依舊是有覩聞之戒懼故修道原從天來答祝介卿

箕子以天道五行之土屬心然即不言心而曰思曰睿意亦思類也如箕子列脾土當屬心而今論五行者乃不屬心而屬之於意脾土之生意周貫於視

聽言動心身家國天下而自以快足於已其不亦膚作聖類乎蓋有官位有官職心官位也思意官之所以盡職也官職盡而猶復求官位之事斯亦無可求矣寄余孝甫

純似

夫文幾也當幾之來默見聞忘資禀泯意識由乎天衷而不以有我之私小之是之謂博與溥博如天之博意同故知崇如天禮卑如地約禮即承幾之實禮見之於行者耳此區區博約之說也復汪子烈

自有天地以來太極兩儀五行萬物一氣渾淪可以言有而不可以

言無專言無生無滅則其無也謂之空因其有生有息而緣迹於無則其有也謂之虛虛者知之體仁之原也

劉師泉七十壽序

盈天地之間一氣也其為形色一體也一體渾然孰為之善孰為之惡自有善惡之說分而後去取之念起去取之念起而後天下之為學者日後事於刻覈名實之辨軀殼一絲畦徑方丈忘則弗可見之矣

贈余九陽

夫禮固不在物矣宇宙渾淪無間可破吾渾而合之非物無以發吾心之精謂心之理不在於物不可

也理固在於心矣虛靈洞徹無礙可乘吾類而彰之非物又無以見斯理之用謂物之理非吾心之理不可也斗山精舍記

吾心之天本無不正是故有不正之動而無不正之知動而後有善惡而其幾之者皆善也幾而後有善惡而其所以能善於幾而不奪於惡者皆知也知則人不知則鬼人鬼之分一知而已石橋嚴天泉書院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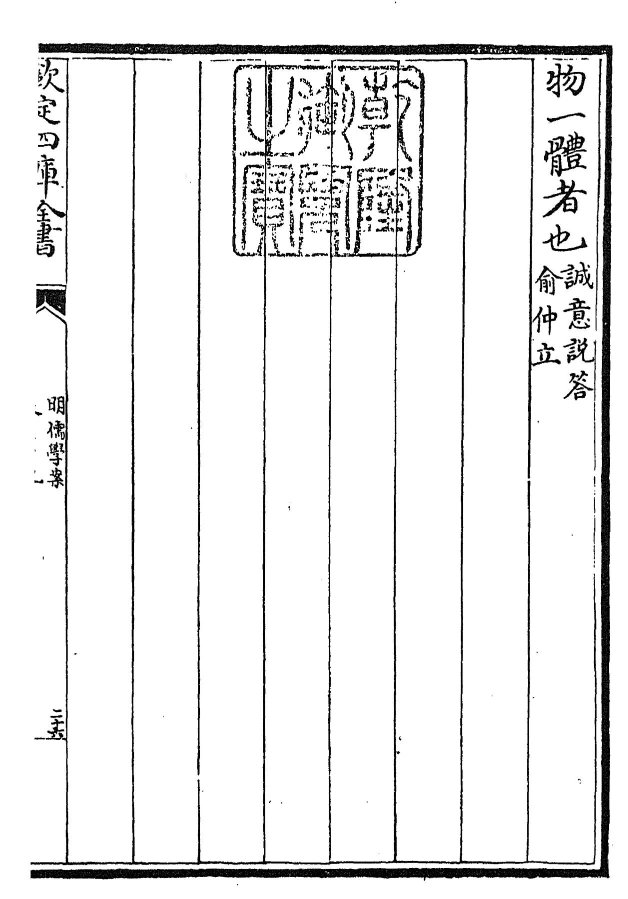
因吾未形方形天然自有之幾審其止而出之勿失者其根本之學由善以為明者也心與事皆善矣外吾未形方形天然自有之

幾審其吉於意見尺度而出之勿失者離根之學行善以為明者也其事似是而心則非矣是故猶之天體然苟得其明則衆心之燦皆天也苟得其善則萬事之察皆心也不爾將事事而比之隨吾子臣弟友之遇而求合以能至於道斯亦爝火之明耳明善堂記

赤子之欲未成於意成意故惡未成意故善夫子之所謂習者習於意成於意耳所謂不移者其亦意之不肯移者耳故予斷以為惡起於意起於外而非起於心起於知也宇宙

之內渾然粹然而已渾然粹然而猶有所不可入者人耳有人斯有已有已斯有意已與人對意與天地萬物對物感而意發焉各得其正無所著於念而率乎純粹之原者道也蓋格於物而誠焉者也是所謂道吾知於物者也各得其正而猶不免有所著焉不可以化於物者意也蓋誠在意而未格於物者也是所謂以意誠意其意小者也發焉既有所著著極而轉念焉乘之以貪戾驕泰不恕不仁而不可解者意之蔽也蓋塞於意而

無物者也是所謂以意起意者也夫物非真無也知在物而物在焉物與知無不善者是故在致而格之其排決疏瀹而所謂咽喉者沛然矣夫排決疏瀹者水之汚而非水也去其不誠以歸於誠者物之意而非物也故入門之功其要在意其本在知其用力之總會在格物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充之足以保四海親親敬長達之於天下皆言格也格則意化而仁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真心内徹而意不足言矣是即所謂萬



物一體者也誠意說答俞仲立

明儒學案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四十 四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杜文海

謄録監生臣沈立銘

明儒學案卷四十

餘姚　黄宗羲　撰

甘泉學案四

主政唐一菴先生樞

唐樞字惟中號一菴湖之歸安人嘉靖丙戌進士除刑部主事疏論李福達罷歸講學著書垂四十年先生初舉於鄉入南雍師事甘泉其後慕陽明之學而不及見

也故於甘泉之隨處體認天理陽明之致良知兩存而精究之卒標討真心三字為的夫曰真心者即虞廷之所謂道心也曰討者學問思辨行之功即虞廷之所謂精一也隨處體認天理其旨該矣而學者或昧於反身尋討致良知其幾約矣而學者或失於直任靈明此討真心之言不得已而立苟明得真心在我不二不雜王湛兩家之學俱無弊矣然真心即良知也討即致也於王學尤近第良知為自然之體從其自然者而致之則

工夫在本體之後猶程子之以誠敬存之也眞心蔽於物欲見聞之中從而討之則工夫在本體之先猶程子之識仁也陽明常教人於靜中搜尋病根蓋爲學者胸中有所藏躱而爲此言以藥之欲令徹底掃淨然後可以致此良知云爾則討眞心陽明已言之矣在先生不爲創也禮元剩語天地從空中生故生而不有其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夫太虛者致一之道故曰不貳人亦從空中生非天地所生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亦致一之

道天地包裹其中空爲萬靈聚所人氣質包裹空藏於
心亦爲萬靈聚所屈伸闔闢化機牽擾而其靈未嘗滅
牽擾者生於有其生未嘗滅者乃乾元坤元太虛之真
生有其生亦生於真生初無相别要之萬靈一真一事
靈則萬事靈一也有致一之靈有只靈於一事以分合
爲真假以存逐爲空塞空則不塞不塞則萬物皆備故
盡萬物而無邊際則空落一念著一物則靈爲一隅所
覆是以牽擾之生即其所在雖未嘗不生而終死於其

生乃非所以生生故曰非真生古謂無思無為不識不知即真生之無生又謂心之官則思思者聖功之本即真生之自然生無生者無逐物之生自然生者生虛空之生世人之思患在離虛而逐物迷中起悟則有轉向入身來　感應之理外悦受而内止這止處乃成始成終元機命之流行而不已也此實不變真體故以不變者為主則隨應曲當諸假只是我一事孔子謂吾道一以貫之是一所貫滿不是一以貫萬　理氣無彼此無

異同無偏全總是太虛影子虛之極則能生故流行而為氣虛之極則不滯故靈通而為理不滯則所以為生生則得於有生所以為生立有生之機有生負終亶之化然有生之機即假終亶之化而見氣外別無情理處漢宋諸儒分理氣作二種不知性即理性亦即是氣故曰仁者人也形色天性也性中無五德五德所發見處都是性氣亦無二氣五氣只有元氣流行隨在變化這裡有所存主便謂之德各中時措之宜便有五者名目

若在五者上覓性則非德矣天地有人如人腹內有心人為萬物之靈於理氣不容毫髮分別雖禽獸草木誰或出此氣各有偏塞理亦即此而在蓋理無定體可通處即是若必以能言能行衣冠禮樂為理即是泥於人相不曾推見至理苟泥於人相雖天地亦喚不得作全理風雨露雷山河大地俱不是神物若能超於人物相外則禽獸之生化草木之榮瘁何等聲名文物各擅通處若真論到極全大備天地之道人猶有所憾只有人

者天地之心聖人成能知天地之化育中間純駁去處復有冊頭可據點化有恃也　浩浩太虛無有際住處中間靈通神妙徹宇徹宙亦不見從何處舉起向何處引著人氣質之凝似有住際然神通在心故其氣也無涯其有涯惟有生耳舍其有生而能自主其所為氣總是浩浩一物乘不間之體而尸本全之化初未嘗毫髮添助亦未嘗毫髮假借界隔塵根妄施好惡遂使靈氣墮於有涯而太虛真機時每流行而不息乃舍此而他

求學問之功其荒矣哉　性無有無空實幻從空化迷由無墮幻則隨處妄有迷則隨處滯實性者得於天之生理有無空實之境物而不神含生而就死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是氣道亦即是氣陰陽所以能繼乃善之所在這是命之流行然非命在於善陰陽所以各成乃性之所在這是心之流行然非心著於成性根爲天地萬物之主天地萬物有變性根不變在人則寄含心中一竅是爲心地此生天生地生人生物元機豈容著

得些子纔著些子便是不能繼不能成的病根故以善惡體性即落意見以善惡觀心即落情欲情欲從性外覓心意見從命外覓性皆是緣物而起皆為有倚之學

自生身以来通體徹骨都是習心運用俗人有俗人之習學者有學者之習古今有世習四方有土習真與習化機成天作每向自己方便中窩頓凡日用覩記討論只培溉得此習中間有新得竒悟濶趨峻立總不脱此習上發基方且自認從學術起家誤矣 本性各各

具足只被信心擔閣一返即得一主即張一現前即意流千古一對境即智周萬物若不返不主一任觀察天地博通今古口中歷歷意中了了總是傀儡在塲上迷中忽悟此意算得如此容易亦被如此錯過則到這裡不覺甘心捨放矣

三一測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陽之為明也陰之為濁也未始異為兩物其以互見而察之者也顧其勝不勝以別物欲德性從此則名此從彼則名彼

或得乎全或據其偏之不同耳坤之先迷迷於陽也是以謂之陰乾之知始始乎陰也是以謂之陽惟其迷則一切皆迷其後之所得得其所就之偏而已惟其知則一切皆知雖未嘗無所被寓莫非全體之為用也故轉識成智在致其思焉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陰識七情陽也注而緣物陽自外流而內陰滯矣雲行雨施春舒夏假陽注而其虛不損太虛者無所有無所有則無所雜故不損此以逐彼有緣之情敝於無本所謂無本敝

於其本之有物聖門立方不治病治受病之源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見人仰猶天之恒燠恒寒陽九百六立見不遠之復不變乎其本則然耳不然天下之情如水能塞其委流不能保汩汩乎源之不已也情七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以其偏者付物而物束於命物無立命之性性無致命之才氣無造命之具人則異是雖緼構滓駁愚能明柔能强故氣不歉於自立其大敝焉於習乃資其明用為姦資其强用為暴蓋不善用性也物氣偏

氣非虛不生命非氣不行性非命不始虛非性不終天者虛之所在而命之所出也太虛不得不生氣有無相入空實相含於是盪冲漠而滋消息其為物無妄則其生生也不匱故氣與命一物也氣不二於命又何性之二耶横渠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辭雖析意實相銜不得已之言也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反之云者復其初也能為反者氣之終不能勝者也不能勝者氣之自具其美不澌滅也明道曰二之則不是所謂論不論亦

不得已之言也伊川曰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濂溪性剛柔善惡中謂至其中為性真若五性雜感則善惡分也夫氣質之性之說發於四先正然而其指有在非致疑性善孔子以性為相近子思子三知三行得四先正所同然其近也非所以為兼也兼則二之矣其三也畢可以歸一也不能歸則二之矣性無不善合古今而同之有所病於氣而氣負能反之具則近之者於善之中相近未全墮於惡也有所別於今而氣負

能進之機則三之者乃追責其本末便定其品也蓋論性而及氣質推其用之所至自其感物之動而追原本始性固未嘗缺也故勇不決於力者非才之罪也辨不定於志者非明之短也德不長於事者非理之衰也一性真談真心圖說云外一圈元氣之謂也次中一圈人身之謂也最中一圈人心之謂也元氣即太極也可見者為天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心具中理天地無不包故居外萬物各得其偏惟至真至精者為人故居天地

之正中維皇降衷無少偏倚退藏於密心之為心也故居最中夫中無所著無所著則虛虛而生靈靈能通天地包萬物心該天地是故人為萬物貴得天地之中也人為萬物靈心具天地之中也人即天天即心心無弗有無弗能宰制萬物放諸四海而準與天地參不容偽者也著一物為蹇為偏為私為軀殼之身是謂失其真心

真心是人實有之心實有之心乃天地生人之根柢亘古今不變不著一物是謂中者天下大本人孰無

心只因隨情逐物生心非天地大中之本心不得為事物之主必尋討精詳辨其真而用之不幇補外求亦不索之元妙無影自然舉念天則擬議以成變化其怠緩於過錯假為真便一齊倒塌醉生夢死此討之之功所以不可廢也　今三尺童子知事由心作小生初學知道自心傳則認心不真縱而不檢者以為隨俗任情不礙立身自昧其神明之靈褻天違天淺識者以見聞所習信而為當然執以運用戾人罔人不力考而深思之

何以逬出原生本體　天之生人原是無所不知無所
不能人之為心亦是不學而知不慮而能其所為知所
為能又却停停當當增不得一些徹古徹今隨愚隨聖
無二道無兩心私欲起知能為物念所蔽於是昏明強
弱低昂淺深雜出然原生之知能與既壞之知能總是
一知一能原生者全體定而正用由此而發既壞者偏
於所便安而用不得其正全體定是謂良知良能偏於
所便安是謂識神小有才識神與良知小有才與良能

苟不自為主深加精别則妄與真混　不有命則無以主其生不有氣則無以為生其為生心也而主之者其真心也於其生而思所以主之者是討也心無兩心立乎其心之大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從其所令則為真心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所被以生心則心非其心矣

宇宙真光景自古流傳迄今風日雨雷山川草木今猶古也文物聲名衣冠居處今猶古也只一念朕兆乍呈乍滅歘作歘改而不著不察乃其病根故有初發念

本是真機外感乘之而變竟迷故步以至愈感愈離忘其所起亦有隨常應變原無關轄而中靈偶啓秉彜勃然肇不知其所因泯不知其所尼事非降心内非襲外其必賦畀有係於天而梏蔽亦别於人故也天理不架漏過時人心豈牽補度日能一致留神則黙而化在當下為之者已真心即是良知良知是活機活機性之欲也惟陽能活惟陰能機陽者虚之流行而不滯陰者物之關轄而成運合而發之是為天靈妄以為動謂之變

詐此處毫釐千里學者不致辨其間總非活潑真體所以一動便涉私利善學者須懲根器所限又念末俗頹習加心於貨利之交嚴決取舍這關隘一透然後隨所舉動容易措手足云命從愛生愛因欲有此亦就所生所化而言正是機之關轄而成運者若追求天命原始則生生化化流行不滯之妙只在真實一念上辨別此一念倘轉動不来永被織濁牽縛及至生盡化還方信無益其真　心一也曷言乎真之與假也心得其心之

體為真有所因而動則受病而為假體病則用必不當然而從其中以令五官百骸其為心則未始不為心也醫家十二經其一則心包絡又名心主經少陰為真心經心包絡乃真心之別脈不與真心同經真心為君火心主為相火二者其脈雖殊均為之心君火為火之全體相火一時用事之火一時用事雖未嘗離體而有顧未盡其體耳真心不病病者心包絡與三焦相表裏三焦氣之父心包血之母君火不能自盈之神明之舍凝

命而立則三焦之運如度而心包善輔否則大不炎則鬱病由以生此賓主之義而養生繕性當各圖其本也

或謂性本至虚執心而以討為務不幾於雜乎曰性立天下之有其有也以其無所著也故謂之虚易有太極書建其有極詩有物有則莫不有歸的故初學至聖人皆不可忘學或又謂道妙萬物泥討而盤桓於心不幾於廢乎曰萬物皆備於我以方寸管攝物理約而精之其道光明不能外也或又謂德以自然為宗庸心以

為討不幾於擾乎曰討者天功也非有加於人力必因天機之動而別其敝於人者不盡人聰明則天聰明莫能全察其幾已矣

景行館論性無本然氣質之別天地之性即在形而後有之中天之所賦元是純粹至善氣質有清濁純駁不同其清與純本然不壞雖濁者駁者而清純之體未嘗全變其未全變處便是本性存焉此是能善反的丹頭

論性　凡人一言一行外面可見之迹都是糟粕彼我相

通之機只在冥冥中不可得見這點意思令人只怪人不應我正不是反己之學直做到與物大同七尺之軀與千人萬人打做得一片纔是心體逼真處一有礙罥便是工夫未了當也論感　功夫就是本體不容添得一些尋見本體不走作纔是真功夫若以去人欲做存天理工夫便如捕賊保家所謂克己復禮惟其禮故己克所謂閑邪存誠惟其誠故邪閑故存天理是去人欲的下手處荀卿性惡之說不曾教人從惡只要人反轉克

治這便矯枉過正不在本體上做工夫卻從外邊討取不自信將誰以為據乎（論工夫）陽明先生教致良知學者昧於致之之義妄詆良知不足倚靠錯認工夫為太容易殊不知人人自知乃實有的心雖被外面見聞牽引實有的心常在這裡這便是良知即此真察而真行之便是致若謂人無實有的心則非所以為人若謂實有的心不足用便是獵等妄想若謂實有的心棄而不用是不尋討之罪也（論教）聖人有心法無事法人見聖

人亦曾揩一事褒貶遂不免加情於人所見之地便泥著格套要知聖人先得其心然後因其麄而論之故能脫然毀譽境外纔可馳驟世途雖波濤擾攘中常得透出頭来有本故也論應事

易不外象占聖人因人事幾之動而象其理象乃吾心中之象占是心占之擬議以成其變化作易者無中立有學易者動裡索静畫以立之占以索之論易

詩之為經聖人專形容人本等性情學詩之法當想像詩人情性何等氣象務得其天生之

本然論詩　春秋是非之書不是賞罰之書聖人不專意褒貶人欲直指人心是非之實以詔於世恐懸空話頭人不解悟故借魯史所載發明某是某非則天理之正人心之安綱常倫理於是取衷非則人欲之私人之所惡綱常倫理於是滅絶聖學王猷皆不外衆人能知能行之本在察其真而已論春秋　禮不取儀禮周禮爲經而以禮記者何經主發明義禮禮記是推出所以爲禮之意論禮　書亦是各代故實其以爲經乃二帝三皇順

時為治精要處其規模之大節目之詳整然包括宇宙氣象法在則道在書論 天之生人萬理畢備故萬化從出足周所用有耳可聞有目可視有口可言有手可持有足可行豈有不能自養之理只被人自墮落無所用心五官四肢失其職業乃歸咎天命不知此命自我心中涣汗養論

雜著崔後渠曰道一不可以二求意有不可以無求理之極不可以形氣求曰至一不二真有歸無極理不外

氣翁謂圓徹靈覺神明居之則雖欲二而有所不能岐也翁謂康欽齋作赫赫穆穆同體則意意不落意乃其爲未嘗有也翁謂能通者神所通者理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理曾有異義乎渠曰虚之所包無窮形之所納有限道與性與理生於虚心與精與神生於形胡爲乎弗異之曰圜中𣪍外而爲心以其虚也虚而生神生精圓徹靈明之所具乎謂其方盈寸取其所涵不即其血肉故心無心心之所以爲心命於性性無性性之所以爲

性現於心心命於性則清通而為神機不容以自滯性現於心則窬察而為精理不能以自昧背性而馳心暴氣之徒也以是小其心可乎（楊子折衷序）

天地間只一氣氣得其平之謂虛平昭其序之謂理理當其施之謂道能主其施之謂心能發其昭之謂性五者皆天也（明州與王同野談）

人之所以為人主之以心而本之於性故性是心之所以為心性之本體自然而無聲無臭者天也性之生生而不容自已者道也故自性也無所有而立天

下之有惟無所有是為無極之真視不見聽不聞廓然寂然故曰太虛惟立天下之有是謂本然之則絪緼屈伸摩盪兼制日運而不滯故曰氣化温縣講章

天者性之本道者性之體心者性之郛廓天命之謂性言其本也率性之謂道言其體也修道而戒懼慎獨言其守郛廓之功也同上

謂良知有聖愚古今固不敢謂良知下手即了手亦不敢問有幫補不曰無幫補有造就無作為有體認不惟自信以致之又須好學以致之蓋良知只

是個丹頭真須點化始得紀客談

一菴語録性者萬物之一源求盡人物之性纔是盡巳性之實　問知行何以合一曰主宰處是知發用處是行知即乾知大始行即坤作成物未有離乾以為坤亦未有離坤以為乾者獨陽舍坤是落空想像孤陰舍乾則不知而作皆非真乾真坤故以考索記問為知者遂為知先而行後其知非允廸之明以襲取强為為行者遂謂行實而知虛其行非由衷而出兩者如形影除一

個不得　儒者之學只在感應能將心性感處研窮事理的當以應之是為用世後世學問多端不向事物上馳逐遂其利欲之私即落枯寂以求心性却將天地生生之機滅減分數良知一拈萬到本末具舉致之之功所宜勉力　知最活凝於德則為真知逐於物則為識神故工夫在於止　齊治平乃修身之所在心則身之主宰然心太虛不能施力則感應處可以表見是為意這感應從何来心虛則生靈曰知有物一觸其靈畢照

於是因其物感以此靈照而應之則格致之功盡感應實得其理而主宰者是正矣　悟與見毫釐千里悟從全體上呈露見却透得一路即此一路已謂通髓徹骨但非寂然本體與觀會大法所以不能遂通不能行其典禮推原病根畢竟是心不虛認得虛為悟體乃不落揣摩又或於悟起病以儱侗標認大意於條理處不照顧終墮潦草并無見解之用故悟亦靠不得學然後知不足是認虛之學方可得真悟　問理一分殊曰一是

理真真是一條路無雜二三所以分定不得不殊豈容假借增損若以私智穿鑿不立純體便厚薄高下大小倒置隨在不停當有謂理雖一而分實殊者專重分上將何處作把柄去殊得有謂理則一分則殊者是兩重臨境當感如何互相下手有謂分雖殊而理惟一者專重理上或墮儱侗虛見聖人心體純粹至善所以其幾之動隨處以時出之蓋形見處是分殊主宰處是理一兩者當時同有　問合著本體方是工夫做得工夫方

識本體如何曰兩言亦須善體天生人心性有善無惡乃其大槩中間見在分量器局又各各不同能進而求之日新深造所以本等體段原無一物可見只從實踐徹悟處便是若不用功本體即不呈露若踐不實悟不徹雖有浪講虛解本然之體亦漫乎無具故即人工夫所在這些纔可名本體這些豈得先有本體將工夫去合又先有工夫復去見著一個本體　問不忍不為達之所忍所為何如達曰學者實落下手若待推而達之

不幾於勞擾而綴憑之乎善學之法須直截發動真機就事運誠隨事正感豈可因我明處豫先作念推到不明上或因不明處追考原初明的來作樣子此是孟子指點人身真機處處完具只被私欲間隔有能有不能若能處處不為私欲間隔如明處作為無有不能為者非謂必待比擬推廣然後可能　倭患亟會城集議先生曰今日所以久無成功者只少一段事衆問云何曰只有不殺倭子的心便可萬全衆笑其迂曰此却是實

理人生作事直須從造化算來今日種種設計都是無頭勾當初啓釁端原因國家德脈不貫通迄今出戰亦須潔淨打疊心地一片不忍生民之意以為取勝根基纔不破綻若惟以殺為事乃是倚靠宇宙間戾氣縱一時得勝亦非仁義之師况不可必乎即如天之雷霆豈脫了大造生生做出來　先生之姪欲為賈困於無資先生令其訪衆賈能自具本者幾何姪復命曰十無二三先生曰富者藉人以為賈其求賈也甚於賈者之求

資也而買者每不稱富者之求以無信也子不必憂資憂不能信耳　凡人日用云為未必無知做出来只是習熟見聞之知非德性之知畢竟為不知而作從早至晚如作揖喫飯著衣七八都由罔昧舉動若真真肚子裡陶鑄無幾及干涉重務雖或經心一番却又從聞見之知上打發將平昔與友朋深考力辯的放在一邊如此學問雖萬千也無用　道理平平妥妥可知可行至簡至易中庸其至矣乎只是日用常行中而庸者便為

極至道理人却不肯知不肯行看做天來大海樣深的殊不知這個天則昭然自在乃因驕性起便飛揚而上吝心起便卑墮而下躁心起便縱放而前怠心起便廓落而後侵心起便攘攘而右怯心起便委順而左奇心起便索隱行怪巧心起便機械變詐所以中庸不可能若種種心俱泯即是平平妥妥的即是察乎天地　耳目口鼻四肢為形視聽言動持行為氣聰明睿知恭重為神所以運聰明睿知恭重為魂所以定視聽言動持

行為魄魂屬陽魄屬陰孤陰易敝有陽魂以載陰魄然後能勝於用常人只是魄来載魂非魂之載魄也　道理難以名狀不得已而強名曰太極然而未嘗言理為太極也亦未嘗言道為太極也則所謂太極者果何物哉即兩儀四象男女事物之類之謂也真至之理皆著見於日用之間惟在人自悟人之所以能悟者其最靈之為情乎（以下太極枝辭）

氣只有一氣陽氣是也陽息為陰故陰者陽之所不足也女者男之所不足也惡者善之

所不足也惡亞心也謂之失其本心造化凝締之機所以流行宇宙者五行實無後先多寡之異其各附之以五而後其資始全五非土也即指五行而言之也謂雖分定而不離乎本體也總非截然有此位次皆借是數以明其意耳　太極生生之機無一息不流行無一息不停止流行者造化發育之妙停止者實體常住之真流行而不止息是動而無靜止息而不流行是靜而無動動靜一時俱有合而言之也　問幾為聖人所有如

何又有惡幾曰惡豈有幾如弩然機發便其直如矢自然旁行不得又問如何為幾分善惡曰此對誠無為而言謂幾分善惡蓋有善而無惡也以下宋學商求易一陰一陽之謂道兩一字以言乎等均者也時陽而陽之時陰而陰之不失其太虛之本則道之所在也愆陽伏陰橫於流行而無所主得為道耶不愆不伏不橫於流行則為時陽時陰陰陽時則和而無戾是橫渠之所謂道也故氣得其正之謂道不必氣外別尋道道所運化之為

氣不必道上更生氣　問陳龍川論漢唐之治如何曰此是論道體逝者如斯夫意思渠謂天下大物不是本領宏大開廣却擔當不去蓋雖智力欺假一時亦不旋踵而定豈能勉強得三四百年来這誠有協於人心可包裹許多品彙處纔能安於自享中間偏全純駁高下淺深即在三代其遮世傳業猶有不能盡齊者若謂架漏牽補度時日豈惟漢祖唐宗縱到嬴隋操莽固未嘗澌滅龍川不是論人品亦不是論治道乃直指化機流

行大塊滿眼皆本相呈露惟其知之便能體惟其體之便是道至其出入大小生熟以分人品賢愚而別治道隆汚則三代漢唐不待智者而後以爲異同也

侍郎蔡白石先生汝楠

蔡汝楠字子木號白石西浙之德清人八歲侍父聽講於甘泉座下輒有解悟年十八舉進士授行人轉南京刑部員外郎守歸德衡州歷江西參政山東按察使江西布政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召爲戎政兵部侍

郎改南京工部卒官先生初汎濫於詞章所至與友朋登臨唱和為樂衡州始與諸生窮經於石鼓書院而趙大洲來遊又為之開拓其識見江西以後親証之東廓念菴於是平生所授於甘泉隨處體認天理之學始有著落蓋先生師則甘泉而友則皆陽明之門下也

端居寤言舉天下講理講學俱不甚謬聖人並無以異人只到實體之際便生出支節有可講者即如敬為聖學之要内史過亦知敬是德之輿若道如何是敬便有

密密工夫一日之中是敬不是敬感應之際有將迎無將迎都不知覺則只原是認得光影未曾知得真切聖賢終身學問只是知之真體之密耳　從頭學聖人之志道則問禮問官不妨漸學從頭便學問禮問官恐搜索講求別成伎倆　貌言視聽思天之所以與人者恭從明聰睿人之所以體天者若必以為根塵則天何為與此垢累以戚人心乎象山先生曰儒者經世釋者出世公私之辨也　言者人之發聲行者人之應迹聲從

何處發迹從何處應知得去處下得擬議工夫方能成得變化 知誘物化之後又驚於口耳光影之學承虛接響的然日亡亦是斧斤伐之牛羊又從而牧之繞於人所不見處收攝凝定忽然不及湊泊不倚記誦天理是爾呈露便是日夜生息雨露滋順也 令人於事變順逆亦每每委之天命只是朦朧不明知不分曉強將此言聊自支撑其中實自搖惑聖人知命直是洞徹源頭賢人却知有義便於命上自能分曉都不是影響說

命也　或疑程子取谷神不死之語予舉張横渠曰太虚無動揺故爲至實然則儒老之辨曰其言雖合其發言之意則殊老氏從自己軀殼中發此意儒者從天地太虚中發此意孟子辨告子闢楊墨甲管晏斥鄉愿只因孟子見聖賢一端的確分明故灼然知異於聖賢之學今聖賢一端正未理會却擄前賢見成言語附和末嚮不如且尋求自己做聖賢一端之正此一端既精異端自不能雜復何難闢之有　學問各有一處老氏一

此謙柔心佛氏一此空寂心楊氏一此為我心墨氏一此兼愛心彭籛一此養生心只是不明乎善不知所止做入他岐而為二三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不能必物之成花之千葉者不實其最先發者早萎亦天地自然之力量也老子退一著亦識得如此但質之聖學知天地之化與時消息而無容心其間則老子毫釐千里之謬矣故知天理者能善用易　不獨老子有合於易蔡同陰符時契造化之機其用處便私己程子曰雖公天

下之理以私心為之便是私　問比物聯類之學或有不得而湊泊者則如之何曰正不欲其聯比湊泊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散殊之中必欲聯比湊泊是雕刻之化矣只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是謂大同聖人千言萬語天地千變萬化異者必不盡同只要知同歸一致之處

聖賢地位非可想像只聖賢事合下做得洒掃應對可精義入神　文章功名聞見知解皆足羈縻豪傑故銷市井富貴之習心易銷文章功名之習心難銷文章功

名之習心易銷聞見知解之習心難聖人精進凡物不能羈絆只是能放下一切好地位都住不得也　老氏以物為外故有芻狗之喻聖人合内外以成仁本無憧憧之心實有肫肫之仁何嘗如此　莊子將感應為託不得已以養自然豈若將感應為自不能已而任自然故老莊以為自然者聖人謂之矯強　方今人良知天理之學似説得太易故人往往作口耳知解全無實得聖人發蒙在亨行時中要之良知天理可亨之道也

必須童蒙求我初筮方告謂之時中不然非惟無益於人抑且有乖於道　程子曰坐忘便是坐馳所以坐馳者因莊生不知學問其言本出於老子杳冥恍忽之意所謂心齋乃齋其蕩然無主之心非明善之誠知止之定坐而入忘蓋茫然而不自知耳　五福六極氣之不齊也陰陽變化其機莫測聖人之心真知陰陽消長之故謂之知命命不離乎氣也　胡五峯曰居敬所以精義朱子晚年深取其言可見朱子居敬窮理之說未嘗

分為二也孔門以主敬為求仁五峯又以居敬為精義要之一敬立而四德備矣　象山先生每令學者戒勝心最切病痛鶖湖之辨勝心又不知不覺發見出來後乃每歎鶖湖之失因思天下學者種種病痛各各自明只從知見得及工夫未懇到處罅縫中不知不覺而發平居既自知發後又能悔何故正當其時忽然發露若用功懇到雖未渾化念頭動處自如紅爐點雪象山旂心之戒及發而復悔學者俱宜細看庶有得力工夫蓋

象山當時想亦如此用功也　古人聲律非止發之詠歌被之管絃虛明之體合乎元聲凡言皆中律言也六經之言雖雖鏘鏘諸子百家則沾滯散亂之音作矣故孟子知言非知言也知心聲也　問樂者心之本體恐懼悲哀相妨累否曰樂者非踴躍歡喜之謂無不樂之謂也肫肫皜皜為懼為哀皆真機也初非一朝之患加得分毫何妨累之有若以物欲之憂為憂威武之懼為懼及當懼當憂凝滯留著則不特哀懼妨累而肆樂沉

湎流而不節亦甚悖馳君子之樂矣　安土敦仁中心安仁也故感發處無非愛人退之博愛謂仁止道其用古人舉先民詢於芻蕘蓋天下只有一個是更不可增有一個是便有一個非消滅不得芻蕘之言是聖人從而是之聖人之言非朦瞽庶人得而非之若一有勝心則不特芻蕘必增聖人已是之言一有狥心則不特聖人必狥偏智一隅之見自此本然是非之度幾於淩夷而學問家因之多事矣　謝上蔡以覺言仁未為不

是朱子病其說又言敬則自能覺愚意敬即覺也但敬覺工夫最精上蔡言儒之仁佛之覺則非　人性全而物性偏人心智無涯故反危殆物心智有限故反近自然人要持危而入於自然只在存之而已本體常存私制無自而生私智不生便不害性不害性是養性也神發智智之鑿處為知誘人生而靜不容說正感發時常覺得便是主靜路上工夫　天德天道天道無期必期必便是計功謀利尹和靖曰如潦則止如霽則行何期

必之有

明儒學案卷四十